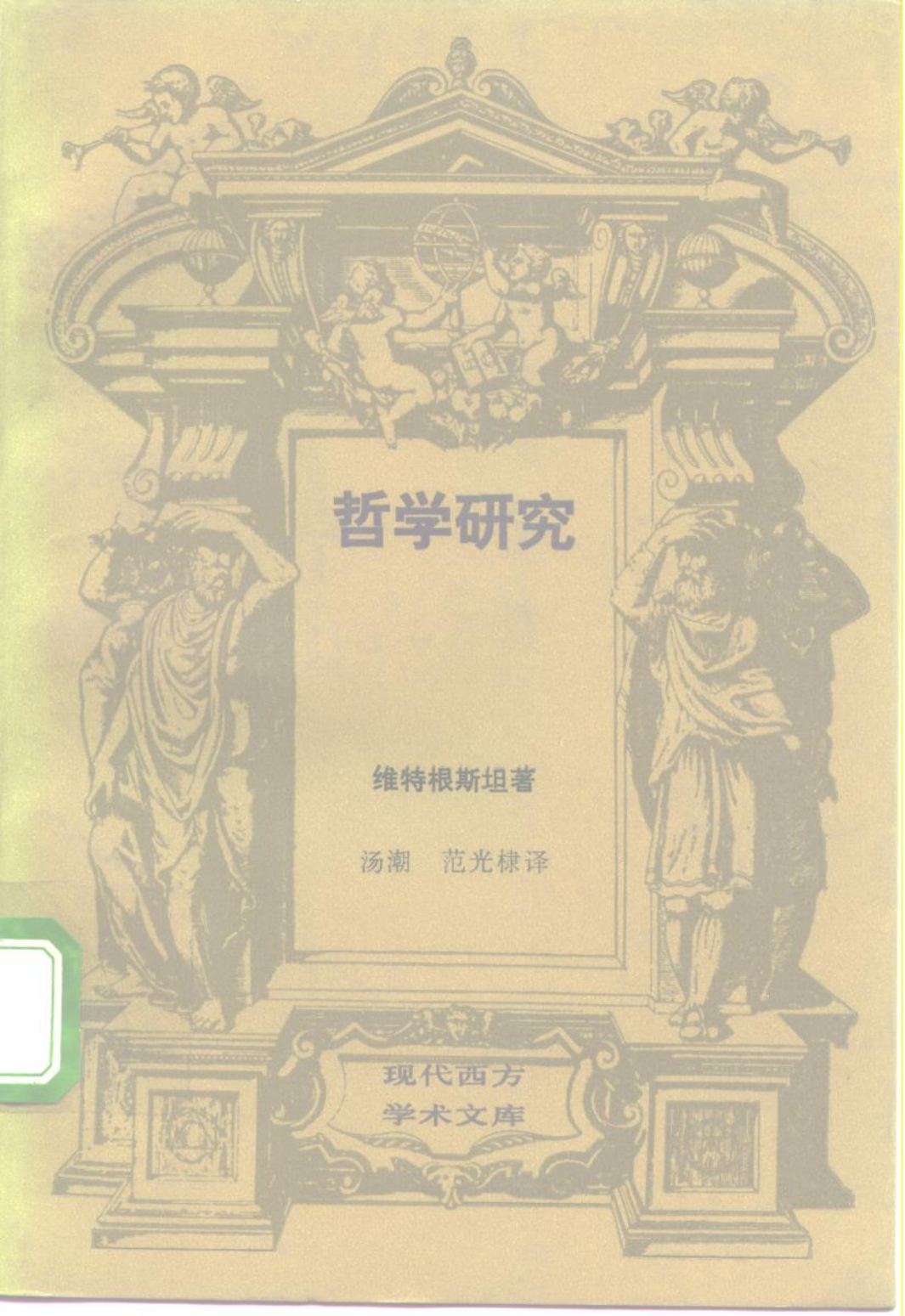




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著

汤潮 范光棣译

现代西方
学术文库

81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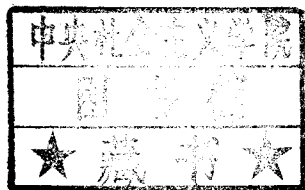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DF74/3526

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著

汤潮 范光棣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京)新登字007号

封面设计：张 红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哲 学 研 究

ZHEXUE YANJIU

〔英〕维特根斯坦 著

汤潮 范光棣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232,000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定价6.30元

ISBN7-108-00447-X/B·101

中译者序

维特根斯坦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被称为“哲学家的哲学家”，“哲学史上的转折点”，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甚至被比作生物学上的达尔文和物理学上的爱因斯坦。

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生平历来众说纷纭，误传不少，这里根据较新的资料做一简要的介绍。

维特根斯坦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生于维也纳。他的家族是从德国迁居到奥地利的。作为犹太人的后裔，维特根斯坦的祖父本信犹太教，但后来他改信新教。他的母亲是罗马天主教徒，维特根斯坦本人则没有宗教信仰。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是个才气横溢的工程师，后来成为相当富有的钢铁工业钜子。维特根斯坦的母亲相夫教子，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和气质，她对音乐的爱好，使她的家成为一个音乐活动中心，音乐大师布拉姆斯就是维特根斯坦家的挚友和常客。维特根斯坦自幼就同他的五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受到了艺术的熏陶。他后来对美学的见解许多都是从音乐入手的。

维特根斯坦在十四岁之前都在家中受教育，其后在北奥地利就学三年。他曾经立志要从师于著名的物理学家包兹曼(Boltzman)学习物理，但一九〇六年包兹曼的逝世使他转赴柏林的一所工业专科学校。维特根斯坦一生中对机械一直抱有极大的

兴趣，他幼时曾造了一架纺织机，后来曾醉心于汽船发动机的研制。一九〇八年夏天他到英国滑翔太空站实验滑翔机，同年在曼彻斯特大学机械系注册。在英国的三年中他的兴趣不断发生变化。他从滑翔实验转到飞机发动机，又从设计飞机推动器转向研究纯数学，最终从数学走向了哲学研究。

一九一一年维特根斯坦决定放弃工程研究，他首先去德国的耶纳拜会逻辑大师弗雷格(Frege)并向他讨教。弗雷格劝他到剑桥大学跟罗素学习，维特根斯坦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到剑桥的三一学院注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年中，剑桥大学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智慧宝地。罗素的名望正如日中天，他与怀海德(Whitehead)所著的《数学原理》成为逻辑史上的里程碑。罗素非常欣赏维特根斯坦，他曾说认识维特根斯坦是他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智慧奇遇。罗素还曾在《哲学家与白痴》一书中写过这样一段故事：维特根斯坦在第一学期结束时曾跑到罗素家里问他：“请你告诉我，我是不是一个纯粹的白痴。如果是，我就去当飞行员，但是，如果不是，我就要当哲学家。”罗素让维特根斯坦在假期中写一点东西给他看，然后再回答他。维特根斯坦在第二学期开始时把自己写的东西果然交给了罗素。罗素只读了第一句便说：“不，你一定不要当飞行员。”

维特根斯坦在剑桥除了学习哲学外，还做了一些心理学的实验工作。当时的另一位杰出哲学家莫尔(Moore)曾任维特根斯坦心理学课的老师。维特根斯坦在心理学实验中完成了有关音韵的实验工作。他希望这种实验有助于解决美学方面的问题。

在剑桥度过了五个学期之后，维特根斯坦获得了“优等生”的学位，他在旅行中喜欢上了挪威，并且自己在一座农场附近盖了一间茅屋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

根斯坦加入奥国陆军当志愿兵。他曾先后在军舰和兵工厂服役，一九一五年升任军官并获得了战斗勋章。一九一八年他被调往南方，十一月因奥军溃败他变成了意大利军队的俘虏，在意大利南部度过了九个月的铁窗生涯。

在战争期间，维特根斯坦不断地把他的哲学思考记到一个笔记本上。一九一八年八月他在维也纳休假时，把这些笔记加以整理修改，这便是他的第一部著作《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在监狱里以写信同罗素取得联系，并经由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的帮助，把书稿的副本送给了弗雷格和罗素。罗素对此书大加赞赏并协助将此书出版。

一九一二年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去世，为他留下了巨大的遗产。但维特根斯坦从监狱中返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所有的钱财散光。不过他并没有把钱财分给穷人，因为他觉得这会败坏他们。除了他悄悄地向文学界捐了一大笔钱外，他把财产都交给了他家族的人，他认为他们已经富有不会因此得到伤害。维特根斯坦个人的生活极为节俭，他衣着不合时宜，一床，一桌就是他所有的家具。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他到维也纳的教师学院受训，并在其后的六年内在奥国南部偏远的林区任小学教师。维特根斯坦是个很好的老师，他很喜欢学生，但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他无法同孩子们的家长和环境安然相处，终于在一九二六年离开了乡村教师的职位，到靠近维也纳的一所修道院当园丁的助手。他曾一度考虑入修道院做教士，但终因不喜欢修道院太多的制约而作罢。这期间是维特根斯坦的生命中最阴郁的岁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透露了他自杀的企图。他写道：我知道杀死自己永远是一件肮脏的事情。虽然一个人不能以意志力驱使他自己的毁灭，但他知道自杀永远是一种自我防

御的冲击。

一九二六年秋维特根斯坦告别了修道院之后，曾有过两年快乐的日子。他在维也纳为他的一个姐姐设计建筑了一座房屋。这座建筑朴实无华，但在比例和结构上极尽巧思，表现出了维特根斯坦的天才。与此同时，维特根斯坦还在他的朋友、雕刻家杜勒的雕塑室里完成了一个小女孩的头像雕塑。这件作品的造型仪态具有古典希腊雕刻中的特点，光滑、安详，似乎体现了维特根斯坦的理想。它与维特根斯坦一生中的焦虑不安、无休止的变化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九二九年初，维特根斯坦重新回到了剑桥大学。他首先注册为研究生，六个月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就是那本已成为公认的哲学经典之作《逻辑哲学论》。第二年维特根斯坦成为三一学院的院士，并成为英国公民。从一九三〇年，维特根斯坦开始在剑桥授课。但他的讲课方式就像他的为人一样，极不符合学术传统。他的课以思考的方式在自己的住所或朋友的家中院内进行。讲课常常是引发问题，由学生们试图回答，答案转而成为新思想的起点，引发新的问题。当时听他课的人中间，有许多著名的人物，至今是英美哲学界的要人。他的老师莫尔也曾谦恭地听他的课连续数年。这期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有的由他的学生们以笔记的方式纪录下来，成为一九五八年正式出版的《蓝皮书和褐皮书》。

一九三五年维特根斯坦曾访问苏联，这次访问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一度曾认真想过要移居苏联，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一九三九年维特根斯坦接替莫尔，被聘为剑桥的哲学教授，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立刻去医院当护士并在药厂工作。他不愿别人知道自己是大学教授。一九四四年维特根斯

坦回到学校后给他的朋友写信说，他认为当哲学教授是“一件荒谬的工作”和一种“虽生犹死的生活”。一九四七年维特根斯坦辞去教职，在爱尔兰的一个海边小屋居住。一九五〇年他从美国访问回来后发现自己患了癌症，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就在他六十二岁的生日刚过两天之后，便在医生的家中与世长辞了。他的临终遗言是：“告诉他们，我有过一个美好的人生。”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代表作就是他在学生时代写成的《逻辑哲学论》。这本书具有一般哲学的系统化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成为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经典。

《逻辑哲学论》把实在划分为“可说的”和“不可说的”两大部分。可说的世界是语言可以说清楚的世界，因为语言是由描述世界的命题组成，命题是思想的外在表达，而思想是事实的逻辑图像。世界上的简单物，头脑里的思想，语言里的字词都有一种先天的逻辑对应关系。一切命题都可以分析为基本命题，而基本命题是由名称构成的。在日常语言中，由于命题或思想的逻辑形式被隐藏起来，所以我们无法一眼看出。但只要经过严密的逻辑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其原子图画及其结合。所谓“不可说的”，就是不能经过这种分析，从而证实或证伪的假命题。例如传统上的哲学命题、上帝的问题、美学的命题，就属于这类命题。形而上学企图描述世界的逻辑形式，但这是不可能的工作。因为一个图画必须独立于它所描绘的东西，它必须能够成为假的图画，否则它就不是图画。这样就不能有世界的逻辑形式的图画。维特根斯坦认为以往所有哲学问题的提法都是建立在误解我们语言的逻辑之上。它们没有说任何东西，是无

意思的，因为它们企图在语言中超越语言的界限，然而，虽然有些重要的东西，如道德和美感价值、人生的意义等也是不能说的，但却能显示出来，实际上，维特根斯坦认为勾划出可说的和不可说而可显示的之间的界限，才是哲学首要的任务。而一旦这个任务完成，哲学就应该寿终正寝。他把哲学研究比作梯子，如果我们要获得世界正确的图画的话，我们就必须爬它，而一旦我们爬上屋顶之后就要把梯子踢开。《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那句著名的警句：“凡是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言行一致，他相信自己已经爬上了哲学的屋顶，于是从此放弃哲学，沉默了十六年之久。但一九二九年他的重返剑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维特根斯坦认识到了前期哲学中的一些问题，重新又开始了哲学思考。

维特根斯坦晚期哲学的代表作是《哲学研究》。这本书一九三六年开始写，第一部分在一九四五年完成，由693节组成。第二部分由十四个篇幅不一的段落组成，由本书的编者安斯康女士安排次序。第二部分写于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之间，但维特根斯坦的序言是为第一部分写的。

此书的翻译主要是根据安斯康的英译本进行的。但由于该译本仍有一些错误，我们又逐段对照德文本做了订正。例如，英译本往往将“Erklären”译为“定义”(definition)，但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往往强调的是“解释”之义，因为维特根斯坦的晚期哲学是反对“定义”这个说法的。在第43节，“定义”的译法引起了严重的后果，许多人因此认为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个对意义的定义和意义理论，而这同维特根斯坦的基本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哲学研究》的写作风格同《逻辑哲学论》迥然不同。假如说《逻辑哲学论》是用诗的语言精致构筑的一座格言庭院的话，那

么《哲学研究》便是用日常口语编织的一块地毯。维特根斯坦的本意是希望用明白朴素的亲切口吻同自己或同别人交谈，这个特点也是我们想在译文中努力保留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的思想常被误解，甚至被那些自称为他的弟子的人们所曲解。他时常怀疑他最终能否被人正确地理解。他曾说他自己觉得仿佛是在为那些愿意用一种同现代人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想、呼吸不同生命空气的而著作，仿佛在有一种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人而写。这个译文虽然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仍免不了有许多错误。我们不愿在序言中过多做题解式或结论式的议论来误导读者。我们的目的是要努力把原文的风貌尽量确切地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也许它能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中启发出新的思想。

范光棣

汤 潮

一九八八年

多伦多约克大学

原书编者注

本书的第一部分完成于一九四五年，第二部分写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间。假如维特根斯坦自己出版本书，他可能会把第一部分的最后三十页大大压缩，而将第二部分的材料进一步补充。

在阅读编辑本书的手稿时，我们不得不在字词和用语的诸多用法中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决未影响愿意。

印在某些书页横线下面的段落是维特根斯坦从其它笔记中剪下来夹在该书页中的，但并未标明插入的确切位置。

双括号内的话是维特根斯坦对本书或其它著作中有关论述的提示，我们认为可能是关于后来出现的论述。

我们把第二部分的片断编排成了目前的次序，我们对此负责。

G. E. M. 安斯康

R. 里斯

DF 74/26

26

目 录 ~~DF 74/35~~

中译者序 1

原书编者注 8

第一部分 1

作者序言 3

第二部分 239

第 一 部 分

作者序言

以下发表的思想，是我十六年来进行哲学探讨的结晶。本书涉及许多课题：意义的概念、理解的概念、命题的概念、逻辑的概念、数学基础、意识的状态，等等。我把这些思想以断想（*Be-merkungen*）或小段的方式写下来。有时围绕着同一个题目形成了一串很长的链环，有时我却突然改变话题，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我的初衷本是想把所有这些汇集在一本书里，而汇集的形式我在不同的时候曾有过不同的构想。但重要的是思考应该按照一种自然秩序不间断地从一个题目向另一个题目发展。

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我认识到要想把这些结果熔为一个整体是永远不能成功的。我能写的最好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比哲学断想好。假如我违反这些思想的自然趋向，把它们强行地扭向一个方向，那么这些思想很快便会残废。——当然，这同探讨的本质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它驱使我们向四面八方穿越思想的一片开阔地。——本书中的断想，就像是我在这漫长迂回的旅途中，所做的一系列风景素描。

同样或几乎是同样的观点往往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探讨，并且画下了新的素描。其中的许多画得很糟或毫无特色，到处留下了蹩脚的绘图人的败笔拙痕。当这些被摒弃后，一些可容忍的便被保留下来了。这些素描经过了安排和删减，以便

当你观看时，可以得到风景的全貌。因此，这本书实在只是一本风景画册。

直到前不久，我真的已经放弃了在生前发表著作的念头。这个念头的确曾不时地出现：主要是因为我被迫了解到我的研究结果（通过讲座、打字稿和讨论所流传）被广泛地误解、或多或少地歪曲，或者被断章取义了。这刺疼了我的虚荣心，并且难以使它平复。

四年前^①，我曾有机会重读我的第一本书（《逻辑哲学论》），并且把其中的观点向一个人解释。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把那些旧的思想同这些新的思想一道发表：后者只有以我旧的思路为背景，在同前者的对照中才能正确地理解。

当十六年前我重新回到哲学思考上来时，我一开始便被迫认识到我在第一本书中犯了严重错误。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ai）对我的观念所作的批评，帮助我认识到了这些错误——他所帮助的程度到了我自己无法估量的地步。在拉姆齐生命的最后两年中，我曾同他在无数次谈话中进行了讨论。更甚于这些批评的——往往中肯有力——，我还获益于剑桥大学的一位老师，P. 斯拉法先生（P. Straffa）。他多年来一直对我的思想进行抨击。这本书中最重要的观念都得益于这种激励。

我在此发表的思想同当今其他人的著作将有许多的触点，其原因不止一个。——如果我的断想没有打上属于我自己的标记，——我并不想进一步宣称它们属于我所有。

我怀着怀疑的心情发表这些思想。本书的本意是要在这贫困而黑暗的时代，为几个智慧的人们带来光明。——而这，当

① 据G. H. 赖特的“维特根斯坦手稿”一文，这可能是“两年前”之误。——译者

然,不可能做到。

我并不愿让我的著作代替别人的思考。然而,假如可能的话,希望它能激发别人自己的思想。

我本愿写出一本好书,这并没有实现,而能够改进它的时光已经流逝远去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

于剑桥